

宋史

元 脱 脱 等 撰

宋史

第 三 八 冊

卷四四六至卷四六〇（傳）

中 華 書 局

宋史卷四百四十六

列傳第二百五

忠義一

康保裔

馬遂

董元亨

曹觀

孔宗旦

趙師旦

蘇緘

秦傳序

詹良臣

江仲明

李若水

劉韜

傅察

楊震

父宗閔

張克戩

張確

朱昭

史抗

孫益

士大夫忠義之氣，至於五季，變化殆盡。宋之初興，范質、王溥，猶有餘憾，況其他哉！
藝祖首褒韓通，次表衛融，足示意嚮。厥後西北疆場之臣，勇於死敵，往往無懼。眞、仁之
世，田錫、王禹偁、范仲淹、歐陽脩、唐介諸賢，以直言讜論倡于朝，於是中外搢紳知以名節
相高，廉恥相尚，盡去五季之陋矣。故靖康之變，志士投袂，起而勤王，臨難不屈，所在有
之。及宋之亡，忠節相望，班班可書，匡直輔翼之功，蓋非一日之積也。

奉詔修三史，集儒臣議凡例，前代忠義之士，咸得直書而無諱焉。然死節、死事，宜有別矣；若敵王所愾，勇往無前，或銜命出疆，或授職守土，或寓官閑居，感激赴義，雖所處不同，論其捐軀徇節之死靡二，則皆爲忠義之上者也；若勝負不常，陷身俘獲，或慷慨就死，或審義自裁，斯爲次矣；若蒼黃遇難，實命亂兵，雖疑傷勇，終異苟免，況於國破家亡，主辱臣死，功雖無成，志有足尙者乎！若夫世變淪胥，毀跡冥邈，能以貞厲保厥初心，抑又其次歟！至於布衣危言，嬰鱗觸諱，志在衛國，遑恤厥躬，及夫鄉曲之英，方外之傑，賈勇蹈義，厥死惟鈞。以類附從，定爲等差，作忠義傳。

康保裔，河南洛陽人。祖志忠，後唐長興中，討王都戰沒。父再遇，爲龍捷指揮使，從太祖征李筠，又死於兵。保裔在周屢立戰功，爲東班押班，及再遇陣沒，詔以保裔代父職，從石守信破澤州。明年，攻河東之廣陽，獲千餘人。開寶中，又從諸將破契丹于石嶺關，累遷日騎都虞候，轉龍衛指揮使，領登州刺史。端拱初，授淄州團練使，徙定州、天雄軍駐泊部署。尋知代州，移深州，又徙高陽關副都部署，就加侍衛馬軍都虞候，領涼州觀察使。眞宗卽位，召還，以其母老勤養，賜以上尊酒茶米。俄領彰國軍節度，出爲并代都部署，徙知

天雄軍，并代列狀請留，詔褒之，復爲高陽關都部署。

契丹兵大入，諸將與戰于河間，保裔選精銳赴之，會暮，約詰朝合戰。遲明，契丹圍之數重，左右勸易甲馳突以出，保裔曰：「臨難無苟免。」遂決戰。二日，殺傷甚衆，蹴踐塵深二尺，兵盡矢絕，援不至，遂沒焉。

時車駕駐大名，聞之震悼，廢朝二日，贈侍中，以其子繼英爲六宅使、順州刺史，繼彬爲洛苑使，繼明爲內園副使，幼子繼宗爲西頭供奉官，孫惟一爲將作監主簿。繼英等奉告命，謝曰：「臣父不能決勝而死，陛下不以罪其孥幸矣，臣等顧蒙非常之恩！」因悲涕伏地不能起。上惻然曰：「爾父死王事，贈賞之典，所宜加厚。」顧謂左右曰：「保裔父、祖死疆場，身復戰沒，世有忠節，深可嘉也。」保裔有母年八十四，遣使勞問，賜白金五十兩，封爲陳國太夫人，其妻已亡，亦追封河東郡夫人。

保裔謹厚好禮，喜賓客，善騎射，弋飛走無不中。嘗握矢三十，引滿以射，筈鏑相連而墜，人服其妙。屢經戰陣，身被七十創。貸公錢數十萬勞軍，沒後，親吏鬻器玩以償，上知之，乃復厚賜焉。

繼英仕至左衛大將軍、貴州團練使，嚴於馭軍，厚於撫宗族，其卒也，家無餘財。

方保裔及契丹血戰，而援兵不至，惟張凝以高陽關路鈐轄領先鋒，李重貴以高陽關行

營副都部署率衆策應，遇契丹兵交戰，保裔爲敵所覆，重貴與凝赴援，腹背受敵，自申至寅力戰，敵乃退。當時諸將多失部分，獨重貴、凝全軍還屯，凝議上將士功狀，重貴喟然曰：「大將陷沒，而吾曹計功，何面目也。」上聞而嘉之。重貴仕至知鄭州，領播州防禦使，改左羽林軍大將軍致仕。凝加殿前都虞候，卒，贈彰德軍節度使。

馬遂，開封人。初隸龍衛軍，補散直，改三班奉職，爲北京指使。聞王則叛，中夜叱咤，晨起詣留守賈昌朝請擊賊。昌朝因使持榜入貝州招降，則盛服見之，遂諭以禍福，輒不答。遂將殺則，而無兵仗自隨。時張得一在側，欲其助己，目得一，得一不動。遂奮起，投杯抵則，扼其喉，敵之流血，而左右卒無助之者。賊黨攢刃聚謀至，斷一臂，猶詈則曰：「妖賊，恨不斬汝萬段！」賊縛遂廳事前，支解之。則倉猝被毆，傷病數日乃起。

事聞，仁宗歎息久之，贈宮苑使，封其妻爲旌忠縣君，賜冠帔，官其子五人。後得殺遂者，驍捷卒石慶，使其子剖心而祭之。

董元亨，深州東鹿人。累官至國子博士，通判貝州。王則據城叛，是日冬至，元亨方與州將張得一朝謁天慶觀，夜漏未盡，變起倉猝，衆莫知所爲。元亨促馬馳還，坐廳事，賊黨十餘人擐甲露刃，排闥而入，左右皆奔潰。賊脅元亨曰：「大王遣我來索軍資庫鑰。」元亨據桮叱之曰：「大王誰也，妖賊乃敢弄兵乎！我有死耳，鑰不可得也。」賊將郝用繼來，索愈急，曰：「庫帑，今日大王所有也，可不上鑰乎！」元亨厲聲張目罵賊，用遂殺之，賊爭入，攜鑰而去。事聞，仁宗曰：「守法之臣也。」贈太常少卿，錄其子孫三人。賊平，獲郝用，斬以祭元亨。

曹觀字仲賓，曹修禮子也。叔修古卒，無子，天章閣待制杜杞爲言于朝，授觀建州司戶參軍，爲修古後。皇祐中，以太子中舍知封州。儂智高叛，攻陷邕管，趨廣州。行至封州，州人未嘗知兵，士卒纔百人，不任戰鬥，又無城隍以守，或勸觀遁去，觀正色叱之曰：「吾守臣也，有死而已，敢言避賊者斬。」麾都監陳曄引兵迎擊賊，封川令率鄉丁、弓手繼進。賊衆數百倍，曄兵敗走，鄉丁亦潰，觀率從卒決戰不勝，被執。賊戒勿殺，摔使拜，且誘之曰：「從我，得美官，付汝兵柄，以女妻汝。」觀不肯拜，且罵曰：「人臣惟北面拜天子，我豈從爾苟

生邪！速殺我，幸矣。」賊猶惜不殺，徙置舟中，覲不食者兩日，探懷中印章授其從卒曰：「我且死，若求間道以此上官。」賊知其無降意，害之。至死詬賊聲不絕，投屍江中，時年三十五。事聞，贈太常少卿，錄其子四人，妻劉避賊死於林峒，追封彭城郡君，加賜冠帔。又贈修古尙書工部侍郎，封修古妻陳潁川郡君。

當智高之反，乘嶺南無備，州縣吏往往望風竄匿，故賊所向輒下，獨覲與孔宗旦、趙師旦能以死守。後田瑜安撫廣南，爲覲立廟封州。

孔宗旦，魯人，爲邕州司戶參軍。儂智高未反時，州有白氣出庭中，江水溢，宗旦以爲兵象，度智高必反，以書告知州陳珙，珙不聽。後智高破橫州，卽載其親往桂州，曰：「吾有官守，不得去，無爲俱死也。」旣而州破被執，賊欲任以事，宗旦叱賊，且大罵，遂被害。始，宗旦官京東，與李師道、徐程、尙同等四人爲監司耳目，號爲「四瞠」，人多惡之，其後立節如此。知袁州祖無擇以其事聞，贈太子中允。

趙師旦字潛叔，樞密副使稹之從子。美容儀，身長六尺。少年頗涉書史，尤刻意刑名之學。用稹廕，試將作監主簿，累遷寧海軍節度推官。知江山縣，斷治出己，吏不能得民一

錢，棄物道上，人無敢取。以薦者改大理寺丞、知彭城縣，遷太子右贊善大夫，移知康州。

儂智高破邕州，順流東下，師旦使人覘賊，還報曰：「諸州守皆棄城走矣！」師旦叱曰：「汝亦欲吾走矣。」乃大索，得謀者三人，斬以徇。而賊已薄城下，師旦止有兵三百，開門迎戰，殺數十人。會暮，賊稍却，師旦語其妻，取州印佩之，使負其子以匿，曰：「明日賊必大至，吾知不敵，然不可以去，爾留，死無益也。」遂與監押馬貴部士卒固守州城。召貴食，貴不能食，師旦獨飽如平時；至夜，貴臥不安席，師旦即臥內大斂。遲明，賊攻城愈急，左右請少避，師旦曰：「戰死與戮死何如？」衆皆曰：「願爲國家死。」至城破無一人逃者。矢盡，與貴俱還，據堂而坐。智高麾兵鼓譟爭入，脅師旦，師旦大罵曰：「餓獠，朝廷負若何事，乃敢反邪！天子發一校兵，汝無遺類矣。」智高怒，并貴害之。賊既去，州人爲立廟。事平，贈光祿少卿，賜其母王長安縣太君冠帔，錄其子弟并從子三人。師旦遇害時，年四十二。柩過江山，江山之人迎師旦喪，哭祭於路，絡繹數百里不絕。

同時有王從政者，以東頭供奉官、閤門祇候，與儂智高戰于太平場，被執，罵賊不已，至以沸湯沃之，終不屈而死。贈信州刺史，錄其孫二人。

蘇緘字宣甫，泉州晉江人。舉進士，調廣州南海主簿。州領蕃舶，每商至，則擇官閱實其貲，商皆豪家大姓，習以客禮見主者，緘以選往，商樊氏輒升階就席，緘詰而杖之。樊訴于州，州召責緘，緘曰：「主簿雖卑，邑官也，商雖富，部民也，邑官杖部民，有何不可？」州不能詰。再調陽武尉，劇盜李囊橐于民，賊曹莫能捕。緘訪得其處，萃衆大索，火旁舍以迫之。李從中逸出，緘馳馬逐，斬其首送府。府尹賈昌朝驚曰：「儒者乃爾輕生邪！」累遷秘書丞，知英州。

儂智高圍廣，緘曰：「廣，吾都府也，且去州近，今城危在旦暮而不往救，非義也。」卽募士數千人，委印於提點刑獄鮑軻，夜行赴難，去廣二十里止營。廣人黃師宓陷賊中，爲之謀主，緘擒斬其父。羣不逞並緣爲盜，復捕殺六十餘人，招其誑誤者六千八百人，使復業。賊勢沮，將解去，緘分兵先扼其歸路，布槎木亘四十里。賊至不得前，乃遶出數舍渡江，由連、賀而西。緘與賊戰，摧傷甚衆，盡得其所略物。

時諸將皆罷，獨緘有功，仁宗喜，換爲供備庫副使、廣東都監，管押兩路兵甲，遣中使賜朝衣、金帶。襲賊至邕，大將陳曙以失律誅，緘亦貶房州司馬。復著作佐郎，監越州稅十餘年，始還副使。知廉州，屋多茅竹，戍卒楊禧醉焚營，延燒民廬，因乘以爲竊，緘戮之於市，又坐謫潭州都監。未幾，知鼎州。

熙寧初，進如京使、廣東鈐轄。四年，交趾謀入寇，以緘爲皇城使知邕州。緘伺得實，以書抵知桂州沈起，起不以爲意。及劉彝代起，緘致書於彝，請罷所行事。彝不聽，反移文責緘沮議，令勿得輒言。八年，蠻遂入寇，衆號八萬，陷欽、廉，破邕四砦。緘聞其至，閔州兵得二千八百，召僚吏與郡人之材者，授以方略，勒部隊，使分地自守。民驚震四出，緘悉出官帑及私藏示之曰：「吾兵械既具，蓄聚不乏，今賊已薄城，宜固守以遲外援。若一人舉足，則羣心搖矣，幸聽吾言，敢越佚則孥戮汝。」有大校翟績潛出，斬以徇，由是上下脅息。緘子子元爲桂州司戶，因公事攜妻子來省，欲還而寇至。緘念人不可戶曉，必以郡守家出城，乃獨遣子元，留其妻子。選勇士拏舟逆戰，斬蠻酋二。

邕既受圍，緘晝夜行勞士卒，發神臂弓射賊，所殲甚衆。緘初求救於劉彝，彝遣將張守節救之，逗遛不進。緘又以蠟書告急於提點刑獄宋球，球得書驚泣，督守節。守節惶恐，遽移屯大夾嶺，回保崑崙關，猝遇賊，不及陣，舉軍皆覆。蠻獲北軍，知其善攻城，啗以利，使爲雲梯，又爲攻濠洞子，蒙以華布。緘悉焚之。蠻計已窮，將引去，而知外援不至，或教賊囊土傅城者，頃刻高數丈，蟻附而登，城遂陷。緘猶領傷卒馳騎戰愈厲，而力不敵，乃曰：「吾義不死賊手。」亟還州治，殺其家三十六人，藏于坎，縱火自焚。蠻至，求尸皆不得，屠郡民五萬餘人，率百人爲一積，凡五百八十餘積，隤三州城以填江。邕被圍四十二日，糧盡泉涸，

人吸漚麻水以濟渴，多病下痢，相枕藉以死，然訖無一叛者。

緘憤沈起、劉彝致寇，又不救患，欲上疏論之。屬道梗不通，乃榜其罪于市，冀朝廷得聞焉。神宗聞緘死，嗟悼，贈奉國軍節度使，諡曰忠勇，賜都城甲第五、鄉里上田十頃，聽其家自擇。以子元爲西頭供奉官、閤門祇候，召對，謂曰：「邕管賴卿父守禦，儻如欽、廉卽破，則賊乘勝奔突，桂、象皆不得保矣。昔張巡、許遠以睢陽蔽遮江、淮，較之卿父，不能過也。」改授殿中丞，通判邕州。次子子明、子正，孫廣淵、直溫，與緘同死，皆褒贈焉。起與彝皆坐謫官。緘沒後，交人謀寇桂州，行數舍，其衆見大兵從北來，呼曰：「蘇皇城！」領兵來報怨。懼而引歸。邕人爲緘立祠，元祐中賜額懷忠。

秦傳序，江寧人。淳化五年，充夔峽巡檢使。李順之亂，賊衆奄至，傳序謂士卒曰：「吾爲監軍，傳序督士卒晝夜拒戰，嬰城既久，危蹙日甚，長吏皆奔竄投賊。傳序謂士卒曰：『吾爲監軍，盡死節以守城，吾之職也，安可苟免乎！』」城中乏食，傳序出囊橐服玩，盡市酒肉以犒士卒，慰勉之，衆皆感泣力戰。傳序度力不能拒，乃爲蠟書遣人間道上言：「臣盡死力，誓不降賊。」城壞，傳序赴火死。

傳序家寄荆湖間，子夷溯峽求父屍，溺死。人以爲父死於忠，子死於孝。奏至，太宗嗟惻久之，錄傳序次子煦爲殿直，以錢十萬賜其家。煦卒，復以煦弟昉爲三班奉職。

詹良臣字元公，睦州分水人。舉進士不第，以恩得官，調縉雲縣尉。方臘起，其黨洪再犯處州，守貳俱棄城遁。又有他盜霍成富者，用臘年號，剽掠縉雲。良臣曰：「捕盜，尉職也，縱不勝，敢愛死乎？」率弓兵數十人出禦之，爲所執。成富誘使降，良臣曰：「汝輩不知求生，顧欲降我邪！昔年李順反於蜀，王倫反於淮南，王則反於貝州，身首橫分，妻子與同惡，無少長皆誅死，且暮官軍至，汝肉飼狗鼠矣。」賊怒，斃其肉，使自啖之。良臣吐且罵，至死不絕聲，見者掩面流涕，時年七十二。徽宗聞而傷之，贈通直郎，官其子孫二人。

江仲明，台州人。宣和寇亂，載老母逃山澗中，猝遇寇于東城之岡，逼使就降，仲明義不辱，奮起罵賊，卒死之，丞相呂頤浩誄以文。

有蔣煜者，州之仙居人，有文學。寇欲妻以女，煜拒之，脅以拜，亦不從，寇曰：「吾戮汝矣！」煜伸頸就刃，冒聲不絕而死。

李若水字清卿，洺州曲周人，元名若冰。上舍登第，調元城尉、平陽府司錄。試學官第一，濟南教授，除太學博士。蔡京晚復相，子條用事，李邦彥不平，欲謝病去。若水爲言：「大臣以道事君，不可則止，胡不取決上前，使去就之義，暴於天下。」顧可默默託疾而退，使天下有伴食之譏邪？」又言：「積蠹已久，致理惟難。建裁損而邦用未豐，省科徭而民力猶困，權貴抑而益橫，仕流濫而莫澄。正宜置驛求賢，解榻待士，采其寸長遠見，以興治功。」凡十數端，皆深中時病，邦彥不悅。

靖康元年，爲太學博士。開府儀同三司高俅死，故事，天子當挂服舉哀，若水言：「俅以幸臣躡躋顯位，敗壞軍政，金人長驅，其罪當與童貫等。得全首領以沒，尙當追削官秩，示與衆棄；而有司循常習故，欲加縉禮，非所以靖公議也。」章再上，乃止。

欽宗將遣使至金國，議以賦入贖三鎮，詔舉可使者，若水在選中。召對，賜今名，遷著作佐郎。爲使，見粘罕于雲中。纔歸，兵已南下，復假徽猷閣學士，副馮澥以往。甫次中牟，守河兵相驚以金兵至，左右謀取間道去，澥問「何如」？若水曰：「戍卒畏敵而潰，奈何效之，今正有死耳。」令敢言退者斬，衆乃定。

既行，疊具奏，言和議必不可諧，宜申飭守備。至懷州，遇館伴蕭慶，挾與俱還。及都門，拘之于沖虛觀，獨令慶、澥入。既所議多不從，粘罕急攻城，若水入見帝，道其語，帝命何棻行。棻還，言二人欲與上皇相見，帝曰：「朕當往。」明日幸金營，過信而歸。擢若水禮部尚書，固辭。帝曰：「學士與尚書同班，何必辭。」請不已，改吏部侍郎。

二年，金人再邀帝出郊，帝殊有難色，若水以爲無他慮，扈從以行。金人計中變，逼帝易服，若水抱持而哭，詆金人爲狗輩。金人曳出，擊之敗面，氣結仆地，衆皆散，留鐵騎數十守視。粘罕令曰：「必使李侍郎無恙。」若水絕不食，或勉之曰：「事無可爲者，公昨雖言，國相無怒心，今日順從，明日富貴矣。」若水歎曰：「天無二日，若水寧有二主哉！」其僕亦來慰解曰：「公父母春秋高，若少屈，冀得一歸覲。」若水叱之曰：「吾不復顧家矣！忠臣事君，有死無二。然吾親老，汝歸勿遽言，令兄弟徐言之可也。」

後旬日，粘罕召計事，且問不肯立異姓狀。若水曰：「上皇爲生靈計，罪己內禪，主上仁孝慈儉，未有過行，豈宜輕議廢立？」粘罕指宋朝失信，若水曰：「若以失信爲過，公其尤也。」歷數其五事曰：「汝爲封豕長蛇，眞一劇賊，滅亡無日矣。」粘罕令擁之去，反顧罵益甚。至郊壇下，謂其僕謝寧曰：「我爲國死，職耳，奈併累若屬何！」又罵不絕口，監軍者搥破其唇，噴血罵愈切，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，年三十五。

寧得歸，具言其狀。高宗卽位，下詔曰：「若水忠義之節，無與比倫，達於朕聞，爲之涕泣。」特贈觀文殿學士，謚曰忠愍。死後有自北方逃歸者云：「金人相與言，『遼國之亡，死義者十數，南朝惟李侍郎一人。』臨死無怖色，爲歌詩卒，曰：『矯首問天兮，天卒無言，忠臣效死兮，死亦何愆？』聞者悲之。」

劉韜字仲偃，建州崇安人。第進士，調豐城尉、隴城令。王厚鎮熙州，辟狄道令，提舉陝西平貨司。河、湟兵屯多，食不繼，韜延致會長，出金帛從易粟，就以餉軍，公私便之。遂爲轉運使，擢中大夫、集英殿修撰。

劉法死，夏人攻震武，韜攝帥鄜延，出奇兵擣之，解其圍。夏人來言，願納款謝罪，皆以爲詐。韜曰：「兵興累年，中國尙不支，況小邦乎？彼雖新勝，其衆亦疲，懼吾再舉，故款附以圖自安，此情實也。」密疏以聞，詔許之。夏使愆期不至，諸將言夏果詐，請會兵乘之。韜曰：「越境約會，容有他故。」會再請者至，韜戒曰：「朝廷方事討伐，吾爲汝請，毋若異時邀歲幣，軼疆場，以取威怒。」夏人聽命，西邊自是遂安。

韜求東歸，拜徽猷閣待制，提舉崇福宮。起知越州，鑑湖爲民侵耕，官因收其租，歲二

萬斛。政和間，涸以爲田，衍至六倍，隸中宮應奉，租太重而督索嚴，多逃去。前勒鄰伍取償，民告病，幹請而蠲之。方臘陷衢，婺，越大震，官吏悉遁，或具舟請行。幹曰：「吾爲郡守，當與城存亡。」不爲動，益厲戰守備。寇至城下，擊敗之，拜述古殿直學士，召爲河北、河東宣撫參謀官。

時邊臣言，燕民思內附，童貫、蔡攸方出師，而种師道之軍潰。幹意警報不實，見師道計事。師道曰：「契丹兵勢尙盛，而燕人未有應者，恐邊臣誕謾誤國事。」幹卽馳白貫、攸，請班師。又論燕薊不可得，正使得之，屯兵遣餉，經費無藝，必重困中國。

還次莫州，會郭藥師以涿州降，戎車再駕，以幹議異，徙知眞定府。藥師入朝，幹密奏乞留之，不報。徙知建州，改福州，加延康殿學士。或言其過闕時，見御史中丞有所請，遂罷。起知荆南，河北盜起，復以守眞定。首賊柴宏本富室，不堪征斂，聚衆剽奪，殺巡尉，統制官亦戰死。幹單騎赴鎮，遣招之，宏至服罪。幹飲之酒，奏以官，縱其黨還田里，一路遂平。藥師請馬，詔盡以河北戰馬與之，不足，又賦諸民。幹曰：「空內郡駟駿，付一降將，非計也。」奏止之。金人已謀南牧，朝廷方從之求雲中地。幹謀得實，急以聞，且陰治城守以待變。是冬，金兵抵城下，知有備，留兵其旁，長驅內嚮。及還，治梯衝設圍，示欲攻擊，幹發強弩射之，金人知不可脅，乃退。自金兵之來，諸郡皆塞門，民坐困，幹獨縱樵牧如平日，